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孫毅菴奏議卷上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龢實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運昌

謄録監生臣胡宏位

孫毅菴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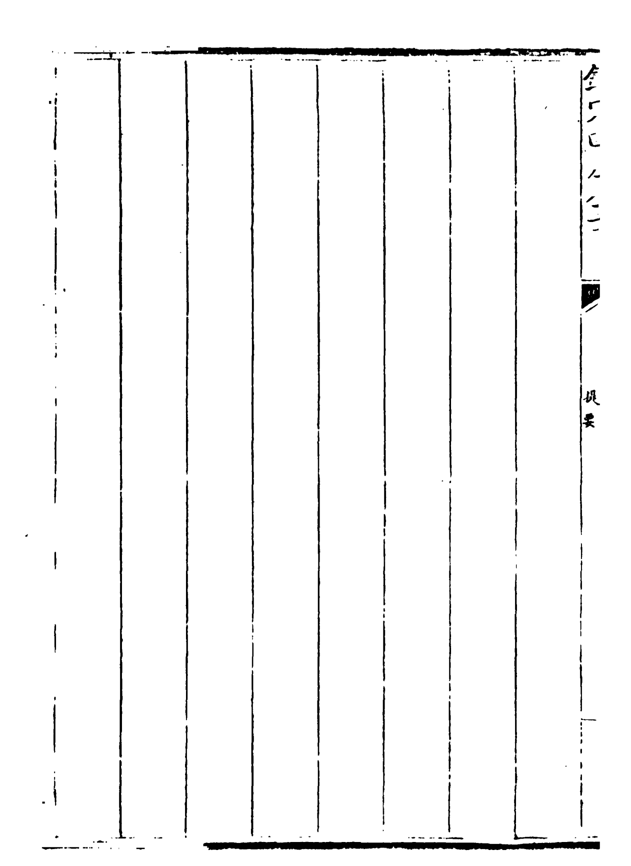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孫毅菴奏議二卷明孫懋撰懋字德夫號毅菴慈谿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應天府尹事迹具明史本傳懋官給事中時武宗方狎昵小人嬖倖用事言官多所謫降懋獨抗直不回如奏太監于喜史宣張澤諸疏

俱能直陳無隱頗著丰采又所奏湖廣之管解綿花絨及嚴考察各條皆足補明史食貨選舉各志所未備又懋是時扈從行在其請急定平宸濠功賞又請還京屢陳邊警直指天變至千餘言亦具見忠讜其劾江彬也史言人皆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懋以幸免亦可謂彈劾權貴奮不顧身者矣集中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備載今備

録存之以與本傳相叅考猶可想見其遺直也惟疏中所刻諸人刻本多剗除其姓名蓋其子孫避怨之計今無從一一考補亦姑存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孫毅菴奏議卷上

明 孫懋 撰

崇綱常以隆治道疏

臣竊惟國家之治綱常為重崇綱常所以隆治道也近者伏聞朝廷特降勅旨遣中使起復丁憂大學士楊廷和臣仰惟聖心所在豈不以廷和青宮舊臣黄閣元老不可一日不在廟堂不容一時不經聖目故特致眷戀

之懷崇奬之禮千載而下未易得也但臣竊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無古今無貴賤無賢不肖皆當遵守服行不容私意有所短長也綱常之重孰踰於此哉禮人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正欲全其孝而不以王命奪之所以崇綱常以隆治道有如此也今廷和居喪未幾遽令起復則是以爵禄奪其情使不得終喪以報其親非所以化天下之孝也我祖宗以孝治天下雖庸人孺子短喪匿服者皆有法以繩之百餘年來

彝倫攸敘治化昭明良有以也而況於大臣民之具瞻風化攸繫而可使之短喪以為民望乎夫喪制止於二十七月計廷和自聞喪以來幾及小祥繼而大祥而禫日月如流服闋之期屈指可數何急於此數月而必欲起之乎廷和博學稽古知之明矣且天經地義發於良心臣誠知廷和豈肯勉從陛下一時之命以壞萬世綱常之重必將伏苫懇請而不赴矣但命使未回終未能釋天下之疑安孝子之心且有司供給日復一日所擾

不細伏望陛下收回成命追還使臣仍虛位待之令其終喪即日倍道趨朝以副眷注若有大謀議大政事許其實封聞奏或遣使就咨如此則廷和內得盡人子報親之情外不忘人臣愛君之念一舉而忠孝兩得矣綱常由此而益崇治道由此而益隆天下幸甚公議幸甚

正德十年十月二十日

重委任以存國體以安人心疏

臣仰惟我朝稽古建官內則嚴御史之選外則重郡守

之職誠以風紀之司關國家之重輕牧郡之官係生民之休戚委任之權不可不重焉者也陛下即位以來尤加慎擇所以委任之重而望其獨持風裁為民造福之意至深切矣頃者竊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燒荒失事而反為于喜所誣寧波府知府翟唐承勘部民王臣不法事情而反為市舶太監崔璉所搆是二臣者俱奉欽依拏解來京臣庸愚聞命驚愕誠不知聖意之所在也將張經翟唐風紀有不職民社有

不勝邪抑于喜等報復私讐誣執其事而誤陛下之聽邪不然以陛下平日委任之重責望之深而何至於此極也夫天下之事有是有非而處事之權有輕有重斟酌可否之幾在陛下一轉移之間耳臣風聞于喜者故違勅旨輕舉燒荒損折官軍幾至大挫其罪甚重張經廉得其實而劾之不為不是矣彼喜之所奏不過挾讐之舉耳陛下何置于喜不問而獨怒張經邪又聞王臣者乃崔珪用事人也詐取民財姦淫婦女其事發露知

府翟唐承委勘問雖刑罰過峻不過欲得其實以與民除害為陛下造一郡之福耳亦未為不是矣彼崔琎知而不戢縱使害民亦未能無罪也陛下何不忍于害民一王臣而獨忍於為民之郡守邪且臣聞之朝廷之體不可不重御史以司監察之權重郡守以任師帥之責通年以來凡御史奉差於外者如施儒余珊李穩累經拏問而知府孫禄周統亦往往曾解赴京中外驚惶人人自危臣竊料聖意特欲因此以薄示天威整肅臣工

耳然方今天下中材最多庶官之中涵養純固雖利害禍福交至於前而能確然不奪者無幾也萬一為御史者皆以經等為戒為知府者皆以唐等為戒惟事詭隨靡然日趨於下如昔人所謂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者陛下何利而使士風至此哉伏望陛下俯察愚言特勑法司從公體勘據實奏聞果如臣所聞將張經翟唐即賜寬宥于喜等明正其罪以為欺罔之戒仍乞陛下重念國體今後御史巡按或

有不職遵依祖宗舊制令都察院嚴加考黜郡守如有不才聽監司糾舉或朝覲考察一體降免毋致紛紜驚駭聽聞則國是以明國體以正人心服而天下安矣正德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懲兇惡以安人心疏

玆者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訐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眙謂胡守約必有遲悞御用重情陛下因史宣之奏赫然

震怒而有是歟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軍衛有司驛遞廵司衙門每處索要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闗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兩又且聲言欽賜黄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凌辱掯捽知縣等官及嚇死宿遷主簿孫錦打死泰州船戶孫富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於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若折收下程索要

水夫月錢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蒙究治近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黃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凡進貢船隻務遵欽定則例上水人夫二十名下水人夫八名差撥應付除氷鮮外其餘歲例供用之物不許關文開寫添撥人夫字樣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為奉承者許巡撫巡按巡鹽管洪管閘等

官指實參奏處治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欲輙行構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凡各官聞風畏懾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行邪臣竊觀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户王臣江南為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宣惡浮於敬而又帶領史臣脅威助虐若宣者真謂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姦仁足保民而忍容史宣之惡如此邪況各處黄木續至若不為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

洶易於生變昔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今日之事安可忽以為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鏊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以消災變疏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於下則災變見於上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

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為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選擢寘之言論之司委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於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於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儲副之未建於是有定大計之言

以天變之未回於是有實脩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於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慮其未懲也於是有安人心之言姦有當防而微有未防也於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於朝廷有關於時政有切於生民有繫於庶官之賢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瀆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報臣即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為不急姑寘之耶將左右權幸務為壅蔽未

之達耶謂曰壅蔽以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覆車方切為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之否則寘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或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為稽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

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為法以秦隋為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為人臣不能盡忠者之戒仍別求方正才識之士俾居諫垣納誨輔德以副選擇之意庶幾人事以盡天意可回災變可弭而臣尸素之咎亦可免矣臣下情無任戰慄感仰之至正德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分豁疏

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巡視甲字等庫除巡視外近准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手本據湖廣襄陽府襄陽縣解戶趙子明通狀告稱管解正德九年分折糧綿花絨七千斤到部秤驗完足外應得該庫梁内官等茶果等項使用共要用銀一百二十五兩四錢鄉民在京無從揭借告乞暫放回籍措辦前來完納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先奉本部送據湖廣布政司批差本解管解正德九

年分綿花絨七千斤到部送司秤送間據告前因查得
弘治十七年該吏科給事中許天錫題奉勅旨各處百
姓每輸納錢糧到京十分艱苦近來内府各監局各庫
并各處倉塲及各門管事内官内使人等好生不畏法
度凡遇收放錢糧多方勒措巧取財物又縱容下人通
同作弊非止一端解納人等使費浩繁負累揭借傾家
蕩産經年累月不得完納寃苦無伸朕甚憫惻今後敢
有仍前玩法生事害人的著緝事衙門用心密切體訪

并被害之人指實陳奏拏送法司治以重罪不饒欽此
又查得正德七年該雲南等道監察御史吳祺等題奉
聖旨是國計重事近年費用委的繁多誠宜深慮各倉
各庫各門官員已累有旨禁約全不遵守本當黜革闕

內府解納錢

糧使費浩繁累經題奉聖旨禁約玆據開告該庫索要
銀兩數多事屬故違合行查究為此除稟堂外合用手
本前去煩為查究施行等因備行前來臣隨行該庫查
究續據大使王松申稱查得趙子明綿花絨斤重人單
俱未到庫所告內官梁忠等使用銀兩緣無知見無從
查報等因臣參照解户趙子明所告雖其詞出於一面
原其情甚非得已或得於上手納户之傳説或出於在
外攬頭之指派驚慌無柰遂欲脱回其稱原籍措辦未

免重令小民加納臣竊聞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今生民窮困日益無聊額辦錢糧尚不能措加以剋剥如此其何以堪是不可不加之意也臣又訪得見今各庫内官貪濫者頗多廉謹者甚少誅求解戶日甚一日令該庫解戶既逃其他庫解戶能保其不逃乎一逃之後往復經年錢糧何以得完國用何以取足伏望陛下重念邦本深惟國計特勅該部轉行南京内外守備遵照累奉欽依事理嚴加究治禁革

仍公同訪查各庫見在管事官員中間有能守法奉公者照依舊額每庫量留一員名或三二員名同該庫官收支錢糧其多餘添設貪濫虐民之徒盡行汰黜庶幾積弊可除民困可蘇而庫藏由之以充矣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亟黜貪污憲臣以勵在位疏

臣近嘗具本自劾不職未蒙罷黜殞越無措然竊惟君子一日居其位則思一日殫其忠苟有所見詎敢緘默

臣曩者伏聞朝廷以邊方多事國用匱乏簡命南京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藍某前往兩淮長蘆清理鹽法以佐國用天語丁寧所以委任而責成之者可謂重且切矣為某者正當仰體聖心夙夜警惕思所以振風紀除夙弊使鹽法流通歲課增衍可以給軍需固邊防可也夫何本官受任以來專事玩愒清理無聞貪污大著其取於商人也則計筭鹽引而賄賂公行其取於運司也則增收鹽價而羨餘私入且又縱弟壻以

來往各場集優伶以教演雜劇憲體大傷廉恥掃地臣仰惟祖宗以來鹽法甚密凡權豪勢要中賣私鹽者既著律例以禁治之矣出辦地方設有運司者又差御史以巡視之矣今又推選風力大臣以清理之者豈不以法令雖詳而遺姦所不免乎巡視雖設而職任之尚輕乎夫正已者可以正人有守者為能有為今某之貪婪如此汚穢如此其何以抑豪右禁姦弊而使鹽法之清哉近該巡鹽御史王金劾奏本官實跡彰著未蒙罷黜

公論喧騰實所不容況先是累經彈劾貪冒日甚畧無畏忌曾不思朝廷之所以委任我者何如縉紳之所以推薦我者何如而乃忍於忘國家之急敢於營私門之計如此乎若人而苟容於朝在位何所懲耶伏望皇上將藍某亟賜罷黜以為大臣貪污不職之戒仍别選素有才望相應大臣一員以充其任庶幾分朝廷之憂盡清理之責鹽法大行而國用可繼矣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公舉錯以隆治道疏

臣聞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夫以舉錯不同而民之服不服由興則於治道所關不小也枉直賢否之間容可以無辨哉臣竊見先任光禄寺少卿馬陟先蒙欽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遂便私輒敢辭免雖託為子幼等情其希圖留京叙用之意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當經吏科条出吏部覆請皆公道之所激也既未賜罷黜乃復蒙恩陞太僕寺少卿是

豈以直而必舉之耶御史徐文華因入廟監禮援引禮經條陳五事雖所言涉於狂妄其欲忠於所事之心要亦不可誣也已經法司問擬不應運炭還職亦足以償其罪矣乃不蒙俞允仍令革職為民是豈以枉而必錯之耶以臣愚見觀之某某夤緣自固奔競無恥所謂枉者真若人也況朝廷為官擇人非為人擇官某某何人顧可擇官而仕乎徐文華志存典禮言出無私所謂直者其庶幾也況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朝廷以直取

人顧可以直而棄乎且臣於某某非有讐也誠慮幸門一開士習由此大壞而不可以復收也於徐文華非有識也誠恐言路一塞下情由此壅遏而不得以上聞也伏願陛下特賜宸斷明示去取將某某罷黜徐文華留用庶舉錯以當人心以服治道已隆而益隆矣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公糾劾以嚴考察疏

臣仰惟我朝稽古定制凡在外官員三年一朝覲吏部

會同都察院考察以去留之是即唐虞三載考績成周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之意也國家承平百五十餘年吏稱民安治化之隆卓越前古有由然矣茲正德十二年復當朝覲之期考察之典復當一大舉也臣竊惟天下不職之官其狀有五曰貪酷曰不謹曰罷軟曰老疾曰才力不及夫貪酷不謹者害民罷軟老疾者廢事才力不及者雖有恤民勤事之心而民或不被其澤事亦同歸於廢而已矣臣固知司考察者必能仰體

聖心以張公道所謂五者之狀不能以倖免矣但臣尤慮人之誠偽難知而世之毀譽無據一為所蔽取舍混殽則巧詐得計公論不明尚何考察為哉然此不惟當事者之責亦臣濫叨耳目者之罪也是以夙夜靡寧咨訪徧及而有以得其情狀顯著公議不容者敢不舉其人為陛下言之乎山東登州府知府某某山西右叅議某某貪淫成性而名教之難容山西左布政使某某某右布政使某某汚穢苟容而亷耻之盡喪陜西副使某

某河南僉事某某暴横自肆罔恤人言浙江左叅政某
某山西副使某某某贓濫已彰奚能自解江西左叅議
某某僉事某某阿權勢而清議久乖陝西右叅政某某
廣西左叅政某某被論列而前非未改四川僉事某某
廣西僉事某某任屬職而過納贓私汚名大播山東副
使某某陝西僉事某某當出差而大行賄賂遺臭尚存
江西撫州府知府某某買雄異而厚遺當道外議昭然
四川重慶府知府某某營歸計而濫罰小民士論難掩

河間府知府某某贓貪有跡論劾既明江西瑞州府知府某某科罰無名羣議頗沸四川右布政使某某慣能奔競笑罵於改官之時廣東左叅議某某素著姦貪網漏於考察之日山西右叅政原任揚州府知府某某盜名苦節錢糧出入不明贓私可知貴州丁憂左叅政某某假名道學閩喪濡滞不行孝心何在廣西右叅政某某江西左叅議某某廣東左叅議某某管糧同牧乎分利山東副使某某山西丁憂副使某某某雲南叅政原

任陜西副使某某某督學各著乎汚名安慶府丁憂知府某某貴州石阡府知府某某某居官俱有贓貪之實湖廣永州府丁憂知府某某福建延平府丁憂知府某某在任均乏持巳之操湖廣鄖陽府知府某某廣西平樂府知府某某江西吉安府丁憂知府某某貪虐殃民詎可居乎郡牧山西副使某某僉事某某山東僉事某某某姦貪利巳實有玷乎憲司原任真定府知府某某實跡巳形豈宜改調起送鎮江府知府某某暴行巳著

惡可復留先任福建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府尹某某
平日雖清白著稱一旦以贓汙見敗晚節不立公論難
容凡此所謂貪酷不謹者也原任山東運使某某昏懦
不立縱吏胥以為姦湖廣寶慶府知府某某優柔不斷
廢民事於不理陝西副使某某粗鄙無識風裁不聞浙
江右叅議某某江西南康府知府某某老病侵尋難免
苟安之計陝西鳳翔府知府某某四川順慶府知府某
某精力衰倦不無廢事之殃河東運同某某風狂有年

尸素無恥凡此所謂罷軟老疾者也山西副使某某人品庸陋詎堪學校之司江西僉事某某某行事乖方甚貽士子之怨應天府府丞某某糊塗而任吏作弊鐖民怨嗟四川右叅議某某昏庸而惟吏所為政體大壞廣東僉事某某某某某同膺清軍之差略無風紀之力凡此所謂才力不及者也夫貪酷不謹者罷軟老疾者例應罷黜才力不及者例應降調臣直據聞見所及實跡彰著者言之然天下至廣庶官至衆耳目所未悉者尚

多伏望陛下特勅吏部會同都察院通加體訪一體黜
調以為不職之戒則舉錯當而勸戒昭賢才衆而庶績
成實為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

崇廉恥以正士風疏

臣聞之衆儒游酢有言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
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
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

下相與而儆之莫之以為非也然則廉恥之風何可不崇於世哉所以崇之之術無他亦曰重公議明國法使無恥之徒不得以苟容而已矣今之士頑頓無恥最為甚者臣近見二人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某某山東登州府知府某某是也其已往貪淫顯跡累經科道糾明姑置勿論矣若某某既叨營繕之職管理乾清宮工役正其分也況總督者有府部大臣監視者有科道等官功尚未幾衆方効力經之庸鄙廁於其間獨何勞哉顧

乃夤緣僥倖急於陞職覬其欲援少卿陳恭事例專管大木則某之本心可見矣某某果有桑梓之念即日懇疏解官而歸斯為孝也况國家用人之道内外自有常資京職之設未聞便養某思養親欲改京職獨何為哉是葢詐誕欺罔希圖美官覬其自敘嘗任通政司叅議先為張本則某之真情自顯矣臣謹按此二人者穿窬同行市井為心富貴是圖廉恥罔顧侈靡濫溢於私室財賄交通於權門甘心笑罵而不羞靦顏彈刺而自若

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某某某某之謂也天下公議切齒二人恨不遠投荒裔永絶其跡以無為士風之玷治道之蠹也頃者乃聞趙經因同事太監劉養之薦朝廷未嘗覈其實量其材驟陞太僕寺少卿之職矣儻某某之得請復有如某某者亦不察其姦究其罪而遷以京職寵之美官則姦諛得志奔競成風所謂士不修已而以干進為事不務率職而以請託為先習俗日壞人材日衰欲相與隆至治胡可得哉是故管子齊相

也以禮義廉耻為國之四維康澄唐臣也以廉耻道消列國之六畏此二言者真萬世之藥石也臣備員諫垣有所聞見不敢隱默伏望陛下俯納芻言渙發宸斷即勅吏部查照先該科道官糾劾某某某某姦貪實跡并令禽緣欺罔情由備行法司依律取問輕則罷黜重則竄逐夫然後公議始快國法始彰廉耻之風庶幾可興於世士習敦而人材盛矣天下幸甚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臣伏念備員諫垣于兹有日愚衷未竭夙夜寧忘直慮誤犯天威自罹罪憲於國事無補於陛下聖德有累也夫既無補於事而又有累聖德則臣妄言之罪反有重於不言之罪矣以是因循將發復止然尸素自咎徬徨益深頃者伏聞車駕大祀南郊尋游海子當時大小臣工罔不相顧失色誠以南海子者延袤不啻數頃儻鑾輿一日周游不及則聖御何所安止大禮何由慶成於

是相率具疏請還賴陛下聞言即悟從諫如流即日車駕還宮慶成大饗神人胥慶中外騰懽雖古帝堯之稽衆舍己帝舜之明目達聰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從諫弗咈不是過也臣以是知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臣昧敢言之直陛下有優容之量而臣負隱默之罪非一日矣於是且喜且慙披瀝肝膽謹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昧死為陛下言之何謂大本一曰保聖躬臣聞之詩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保者謂保其身體蓋太保之

職也然則王者之所以自保可知矣若近者游幸射獵之事有馳逐之勞有銜橜之虞非所以保聖躬也况陛下春秋鼎盛儲位尚虛正宜優游深居頤愛聖體近闗雎窈窕之逑廣螽斯子孫之福以上慰九廟在天之靈下荅四海臣民之望也且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伏望陛下怡神穆清凡游畋佚樂之習無内無外一切戒絶自然聖躬有養和氣召祥皇嗣由是誕育宗廟生靈永有頼矣二曰早視朝臣聞之禮曰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自古帝王迨我祖宗之御天下莫不皆然今陛下一月視朝不過再三退朝之餘日已昏晚則何以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朝貢而至者觀望攸繫畏忽所關也伏望陛下乾剛夬決勵精圖理日出而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內而中國尊安外而四夷畏服矣三曰御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我國家開設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陛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陛下日講月講務循常期因以延見羣臣切劘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接皆正人學有緝熙於光明聖德日新又新矣夫此三者皆不出乎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危治忽繫焉故

曰大本何謂急務一曰任老成夫自古守成之君必倚老成之臣以為輔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今有之而可以不用邪臣竊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林俊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先朝或與受顧命或敭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朝廷乃心罔不在王室況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首跂足以冀其復用伏望特勑各該有司或遣行人等官以禮聘名督促赴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必有

興治致化之功裨益聖政聿隆太平所謂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二曰廣言路夫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竊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御史如周廣高公韶王事如戴冠黃體行韓邦靖李中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録非所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伏望勅下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

者一體起取赴部復其原官或别加擢任則忠良效用

讜言日聞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不越此矣三曰重本

兵夫兵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

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陜西四路招討經略

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

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

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

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

不得不任之邪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惟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任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宅謂在位者俊謂儲養以待用然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

遣委矣如蒙乞下廷議令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敵人詩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是也今朝廷久留邊兵演習禁中坐食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之警敵衆數萬而守禦之兵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後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砦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留邊兵遣

還本鎮以時操備仍勑各邊撫按官員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庶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矣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邪師旅一興則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此亦大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盍亦反其本邪昔人謂三宂不去不可為國今日之宂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

監局買關之工匠凡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視
祖宗之時不知凡幾倍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
邪如蒙乞勅户工二部檢尋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
費簿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盡行奏革
或量為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有
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為緩而忽之者也故曰急務
雖然臣以是數言冒干天聽非以苟且塞責也實區區
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於萬一也儻蒙陛下留神採納

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廷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守衛睥面疏

臣先准本科關巡視皇城各門除巡視外正德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據南京金吾前衛把總指揮僉事李綱呈稱本年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初八日終守衛承天門帶管長安右門據南京虎賁左衛中千戶所管隊百戶賀

良呈稱隊内軍人楊秀峯一向跟隨本門官奉御張澤於本月初七日被本官將本役牌面打破用膠黏定等因本職一向得患心氣疼痛等病令治痊可思得守衛牌面為重理合具呈施行等因隨又審得百户賀良執稱委於前項月日有守門奉御張澤令楊秀峯上綑撈魚因遲澤手持木棍將秀峯背膊打訖一下第二下秀峯閃躱誤將秀峯懸帶守衛木牌打破用膠黏住是實等因到臣竊以南京乃祖宗根本重地宮闕具存守衛

之設良有深意今照奉御張澤私役直軍用威凌虐以致打傷懸帶牌面指揮僉事李綱明知守衛重情却乃遷延日久方纔舉呈中間顯有通同規避情由俱合有罪若不重加究治無以懲戒將來如蒙乞勑法司轉行南京法司通提到官依律取問庶將來官軍奉法守衛日嚴祖宗宮闕保之於萬萬年遠矣正德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任老成以圖治安疏

臣竊惟自古國家所以治安永久者皆賴老成人為之輔佐故書戒遠耇德詩欲召故老禮稱七十致政若不得謝不俟朝皆言老成人之當用也誠以老舊之臣閱世已久歷事已熟智遠有著龜之見履固有松栢之操其於國家非但平日有補緩急尤足倚重詎可一日而或去朝廷耶邇者不數月間在位大臣有因請而聽其去者現已三人始而大學士楊一清去其後靳貴去今左都御史彭澤又去矣夫楊一清靳貴之去皆懇疏

四而後得請此猶可諉也若彭澤者辭章再上俞音已下天語雖温勉留未切臣愚昧誠於朝廷之意有所未諭也伏念今日四方水旱頻仍人民饑困西北用師不已國用匱乏又其大者急者皇儲未建國本未固人心未安災變未息天下之事日多朝廷之憂方殷廟堂之上誠不可以無任事之臣也而乃今日去一大臣明日去一大臣非惟人情駭異將俾在位者皆動其欲去之心而不能以自安矣夫人才難得得老成之才尤難國

事孔艱責復誰任而可以紛紛聽其請如此哉且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司馬相宋邊境少事如彭澤者歷官中外才節並著況近年奉命出師所向有功雖皆朝廷天威遠加睿筭先定亦由澤之忠勇奮發士卒用命敵人聞風而退却耳即今小冦陸梁時出時沒朝夕伺我虛實一旦得聞平日其所敬畏之人已請疾而去能不益無所憚耶故曰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臣備員言官感惻時事寸衷廹切不知避忌伏望陛下聖度優容睿衷

亮察念老成人不可不惜國家事不可無慮其彭澤雖去急遣使挽留收復成命若先年去位舊臣其間精力未衰人望攸屬者特起任用庶忠賢滿朝以相與共圖國事國家所以長治久安之道盡於是矣天下幸甚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戒不虞以保宗社疏

臣先於本年正月郊祀後聞乘輿幸南海子游獵時已恐啓輕出之端或褻神器之重嘗具疏上聞未蒙俞允

方切憂惶忽又得聞乘輿於八月初一日臨幸昌平欲過居庸關往宣大等處臣相顧失色神魂飛越手足無措於是昧死敢言陛下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陛下重其身是欲重宗廟社稷矣然則今日不自重豈所以保有宗廟社稷乎夫古者出稱警入言蹕是古之人君未嘗輕於出入也我祖宗以來每歲惟大祀南郊車駕一動正以重出入而戒不虞耳乃者陛下無故自離法宮所率人馬無幾驟至邊關且欲遠臨敵境臣誠不知陛

下何以不自重若此豈以西北敵人屢犯疆場皇威震怒欲一鼓而擒之耶明監未遠觀於土木之事可知況當是時英廟嘗委親王監國詔諭百官居守然後六師啓行猶不免於一時之難以遺千古之恨至今言之可為寒心今陛下一旦輕身而出兩宫母后未知所之師保大臣未知所之四方之章奏日陳四夷之朝貢日至諸司百僚日俟宸斷以共其職者何限陛下果嘗誰之委耶堂堂京師又嘗令誰守耶用是觀之是陛下不欲

保有宗廟社稷矣仰惟太祖高皇帝間關百戰餘二十年而天下始一太宗文皇帝驅馳兩京越五六載而天下始定自是以後列聖相承皆念艱大之投不忘兢業之守而天下始治以安今陛下享有成業十有二年于茲寧忍不以祖宗為念哉且乘輿未還九廟神靈不安兩宮母后不安內外大小臣工軍民萬姓之心皆皇皇不安於此又寧忍於愁然哉見今宣大二鎮敵人連營萬一姦細窺伺掩乘輿不備荒郊草野之間環衛疎闊

苟有不逞之徒包藏異心雖神靈擁護亦所傷多矣是不可以不戒也嘗聞漢御史大夫薛廣德之諫元帝欲以頸血污車輪今臣遠處留都恨無由親當乘輿以死報陛下區區忠藎亦惟願聖王不乘危而已伏望陛下上念祖宗念母后下念四海臣民早賜回鑾以慰神人之望自今無復輕出以重過舉用戒不虞宗廟社稷億萬年無疆之祚也臣無任懇切願望待罪之至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時政疏

臣仰惟朝廷政令率由舊章無愆忘之失因時損益適變通之宜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者臣方將順不暇何所復言但竊聞近者事有一體而議擬之間聖斷或有未及法有一定而紛更之餘奉行遂至失當凡為時政五事不敢隱默請得條舉為陛下言之五事者何一曰人才所以資化理也近該吏部題請查取丁憂養病官員欲行各該巡按御史備查兩京翰林院科

道部屬等官丁憂患病在家者即便給文催促赴部聽用伏蒙聖旨俞允此見朝廷君相一心振拔幽滯廣收遺才以資化理之盛舉也但臣竊謂人才難得不可輕棄前項官員起用固已允愜衆心若近年以來各官有因言事坐謫下僚及廢置田里者雖當時誤犯之罪已見寛宥然一念忠愛之誠終當亮察況心志堅苦之餘悟悔自新之日才節必有逾人朝廷正宜收録伏望陛下天寛地容始棄終取并勑該部查請果召汲黜之黨

生還唐介之忠則忠良效用而治化益隆矣二曰商賈
所以通貨財也近該都察院題稱革横征以蘇民困欲
行浙江等十三省并南北直隸撫按衙門除舊額外其
餘新設抽税去處盡該查革亦蒙聖旨俞允是誠上體
祖宗薄税之仁下慰商賈藏市之願綸音一下固已人
人稱慶矣但臣竊見近年京城内外及張家灣等處置
立皇店收取客税亦非先王市廛不征之意且商人縁
此畏避物貨少通服食器用類增高價嘗聞之宋儒朱

熹有言商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之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途伏望陛下軫念邦畿臣民攸聚百物騰貴人何以存澳發宸斷通行革去則商賈阜通貨財而臣民咸安所止矣三曰二宫營建之急務也近該工部題稱乞罷年久工程接濟營建内開脩理太素殿宇延令二年之上未見了畢民間解納有限該監取用無窮本部無從措辦恐因而妨廢營建乞勑該監節省刻期完畢雖蒙聖旨降答未見斷然停

罷臣考之斯干之詩有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然則今日營建二宮上以光復大業下以肇生皇嗣事莫有急於此亦莫有重於此者也若太素殿臣雖未識朝廷所用然必非二宮之比況以太素為名何在務為全美伏望陛下明勑該監責以完期近則一二旬遠則一二月留有餘之財為大工之用成輪奐之美兆熊羆之祥宗

廟社稷萬萬年之至計也四曰裕民所以止盜也近該湖廣鎮守太監杜甫奏稱郴桂衡永等處流賊猖獗乞要親歷巡視已經兵科幷該部參論仍蒙准允給勅臣竊惟祖宗建官分職隨事定名今各處太監既以鎮守名職其不為巡視而設明矣誠以內臣在外舉動頗重偏郡下邑供應實難况參隨左右生事騷擾之弊必不能免親歷巡視非所以造地方之福也唐太宗嘗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

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彼杜甫果以地方為念亦惟安靜自處勿妄有所徵發勿縱下人侵漁自然姦貪有警善良獲安其所以弭盜安民者思過半矣何必為是之紛更耶伏望陛下特勅該部行令杜甫遵照原奉勅諭行事毋致紛擾則為地方之福不小也五曰民壯所以備警急也考之初立之法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為民即古者民兵之遺意況見行有例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亦俱有定期夫何近年有司奉

行失當一槩拘留在官或用之迎送上司或用之勾攝公事遂使四時不離府縣之門三農罕就新畬之業甚至轉包市人則又交通吏胥生事擾民為害匪細伏望陛下特勅該部查照法例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嚴加禁革此亦恤民隱之一端也正德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守衛疏

臣各准奉本衙門關劄巡視皇城各門點閘守衛官軍

除遵依外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據南京金吾前衛把總指揮僉事李綗儲承祖手本開稱本月二十二日有南京戶部主事汪淳前赴長安門倉收糧未完至申時分有南京左軍都督府忻城伯趙槿進門上鎖所有收糧官吏并脚夫人等俱關在門裏宿歇又據南京虎賁左衛左千戶等所守衛長安右門正千戶趙佐等手本備開本月二十一日南京戶部主事汪淳在倉收糧未完有忻城伯趙槿進門當有守門內官余榮等說

與本官收糧主事未出登時上鎖有收糧官吏脚夫人等俱在内宿歇等因各開報前來臣照得長安門倉係在皇城禁地豈容外人止宿令忻城伯趙槿明知官吏諸人在内不行催逐主事汪淳雖係在倉收糧不早出門俱屬有違應合參究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請旋聖駕定國本以消天變以安人心疏

臣竊聞敵國之為邊患從古皆然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斯聖王制御之常道也乃者不聞烽火之警

未有征討之議忽勞聖駕遠出駐蹕宣大二鎮方事馳
獵逾月未返誘致狂寇率衆深入夫聖人舉事動在萬
全不知何以輕易若是也豈以聖武無敵蕞兹小醜不
足殲耶然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萬一緣此兵連禍結財
力不繼悔將何及是故漢武雄其才略從事四夷遂致
海內虛耗隋煬恃其富強勤兵萬里卒令中國疲敝況
英廟土木之變明監之未遠乎至於儲貳國之大本自
古人君即位太子多同時建立所以繫天下之心杜窺

覦之端也仰惟陛下臨御日久儲位尚虛人心未有所繫姦邪寧無陰伺是以忠智之士咸懷隱憂連章累疏懇切論奏夫聖人制變必有權宜不知何以持久未决也豈以春秋鼎盛視為不急姑置之耶然國家大計貴於前定當其治安之時預為長遠之謀此禍亂所從而弭也是故宋仁宗預養濮安懿王子宗實而繼統有光高宗預立普安郡王瑗而付託無憾況祖訓法律之條家法之具在乎且臣竊見南京地方本年十月十三日

交冬之候是夕雷雨交作逮十一月初一日一陽之始
是夜雷電尤熾詩曰曄曄震電不寧不令此之謂也及
聞各處大水之災流星雨雹之異疊見夫變不虛生感
召有自天心仁愛譴告匪虛中外憂惶日甚一日伏望
陛下上謹天戒下順人心閫外之務委於將領聖駕蚤
旋班太原薄伐之師宗嗣之選斷自宸衷國本蚤定奠
皇圖永安之業如此則災變以消休祥滋至宗廟社稷
億萬年無疆天下幸甚正德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罄陳愚衷懇請聖駕還京疏

臣竊聞聖王之治先内後外若益之戒舜首曰敬戒無虞終之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載之於經可具見也是以宋儒朱熹論禦敵之道以為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乃者伏蒙陛下軫念邊陲躬勞聖駕自八月終旬出關迄今五月未返豈視邊境顧有先於朝廷耶何以重外輕内如是耆嘗蒙宣諭刻期還京臣聞之不勝踴躍以為誠宗廟社稷之福天下

臣民之幸夫何明旨屢頒凱旋未果且聞廣置行宮駐蹕宣府夫宣府距京師三百餘里凡廷臣之陳請四方之章奏經旬始得一上又經旬始得一下中間豈無廢事文武大臣恪守關禁絕無一人得面天顏左右豈無壅蔽士馬數萬聚食一區何但芻粟不支實恐地方生變內外之間姦雄隱伏儻或乘機竊發未免重勞征討凡此乃必至之勢天下之人皆以為憂陛下獨未之思乎京師者祖宗宮闕在焉廟社在焉百官萬民在焉四

夷朝貢而至者在焉陛下以至尊至貴之身而顧處於至孤至危之地宫室之安不如九重嬪御之適不如六宫膳羞之奉不如内庖臣下之朝不如大廷凡此乃至明之理天下之人皆以為疑陛下獨何所見乎臣嘗聞宋臣司馬光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今陛下承祖宗艱難之業亦當以艱難守之柰何棄國事而不恤委宗社而遠去耶且人君父天母地郊祀之禮躬親行事固報本反始之義亦祈天永命之道也陛下前

此看牲已委之大臣今日大祀將何以處耶臣嘗伏讀
祖訓有曰凡祀天地祭社稷享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
則禍生又曰其風雷雲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
勿遣官代祀大哉皇言正今日所當深念也伏乞陛下
速戒羽衛旋軫京師首事南郊繼享宗社以慰神人之
心以答中外之望仍乞親賢納諫遠佞防姦早朝聽政
祗復乎舊規經筵講學務遵乎成憲先本而後末修内
以攘外如此則朝廷既正邊境自安虞周之盛復見於

今日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備員言官分當死爭誠欲排闥引裾而未能惟有愚衷迫切而已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急除姦惡以安宗社以謝天下人心疏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憸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

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間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乃於去年又導陛下幸南海子再幸功德寺又再幸昌平等處地以漸遠日以漸久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兾彬改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詎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陛下孑然獨處於沙

漢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於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敵人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塞外之騎沓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敵人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為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也且聖駕在外數月萬

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命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為巧言以為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前此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

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為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為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可得而逃矣陛下於此宜亦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姦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歎禍亂已成噬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於彬矣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為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

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愼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為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勅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為姦惡之戒仍乞陛下自今伊始端居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過舉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正德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亟黜姦貪撫臣以伸公論疏

臣竊以公論之屈伸係治道之隆替公論伸則是非明而黜陟當庶官皆得其人治道由之日隆否則顛倒混淆當進者退宜黜者陟在位靡所勸懲淪胥於曠職僨事而已欲治道之無替胡可得哉仰惟國家稽古建官布列中外慮其間不能以皆率職也於是設臺諫之臣俾司糾劾之任故公論之所擊臺諫必擊之然則非臺諫擊之之實公論共擊之也公論而可容以一日之不伸耶竊照巡撫四川都御史某某屢經糾劾未蒙罷黜公

論喧騰實不容已臣謹按某某緣長邊方頗諳武事偶値蜀中多故誤蒙驟陞令職爲昊者自宜殫心竭力持正秉公撫輯地方用圖報稱可也夫何得志而驕横行無忌任智自用禍延雲貴二省貪功妄殺殃及全蜀軍民甘十罪以自居斂衆怨而罔恤是以御史胡潔劾之盧雍劾之胡瓊劾之近該給事中俞敦又劾之何某一人而攻之若是其衆耶誠以公論所在不容以不言之也然某猶不知自省目言者之誤聽稱地方爲晏然上

欺聖聽下誣公議名為認罪回話實則文過遂非朝廷於此而猶欲容之則公論盡廢姦貪罔懲非惟何昊愈無忌憚殃及地方凡欲為惡而未敢者皆將相率成風冒昧居位此豈世道之幸哉夫治道去其太甚昊之姦貪厥狀顯著物議紛然兹非太甚者耶況西蜀一區久罹兵燹軍民疲敝公私困竭豈容以復殘害之耶伏乞陛下軫念地方俯從公論亟將某某罷黜别選賢能以代其任庶在位有儆庶官得人公論伸而治道隆矣天

下幸甚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嚴操備以固江防疏

臣惟南京實我太祖開基之地形勢當東南之勝所恃以為險者長江而江之為防者水戰今之新江口操此正國家用以為江防計者考之初立之時將領得人士卒訓練器械精好船艦備具是以守無不固戰無不宜百餘年來晏無他虞有由然矣夫何往者逆賊劉七等敗喪南奔黨衆無幾往來江上莫敢誰何不知當時所

以為防者何在即令地方災困盜賊縱橫見被殺傷巡捕官軍況意外之患尤有可憂江防之計不可不早為之圖也茲欲嚴操備之法復祖宗之舊臣嘗詢之衆見以為不出六事而已何謂六事一曰擇將領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今之把總哨總衛總等官固非大將之比是亦偏裨之任也然多出蔭叙而韜畧之罔諳養於膏糧而矢石或未覩何以統三軍而倡勇敢邪必把總合選各營各總就選各衛按其平日之功能量其當時之精

力不因請託而驟舉不以静退而見遺或無其人則外闡之名帥武舉之名流簡拔其一二宜無不可也二曰練兵卒夫兵不務多而務精今新江之卒八千餘名然私役過於公差老僊倍於强壯無怪其單弱也况裹糧而行饋餉不能繼依江而居妻子不暇恤比之内營勞苦百倍所宜清查役占會官揀選精強者專令操練免其雜差老弱者專聽雜差免其操練仍於正操之卒或時加犒賞或增給月糧少致優恤之意可也三曰利器

用兵法器械不備以卒予敵今之器械若紙盔布甲之制朽弓敗弩之習平日操演皆為虛具一遇堅利能免倉皇況大江之上觀聽所關非所以示武揚威也合於該操之期俱給上號軍器使之挽強負重習慣自然後雖強寇突至鋒鏑驟交如處平居之日而無畏縮之心矣四曰備船艦水戰之法以船艦大小為等蓋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今江上新舊船艦之制大小亦畧具矣但訪之大船歲久朽壞見存無幾小船制欠輕

捷用亦未充且雖頻年興修有名無實緩急所宜慮也
合就會計工料依倣古制修整大船二百號增造小船
一百號仍行該部選委勤能官一員專住船廠日逐監
督不容工匠致有冒破侵尅之弊務令堅完倍常期於
十年一工寸木不施庶緩急有備而財力亦無虛費矣
五曰濬河港新江舊開小河灣泊船艦近年淤泥壅塞
潮汐罕通或閣置高土或就泊江干暴裂漂溺之患所
不能免聞之往年亦嘗興工疏治然堤岸未固泥沙復

甃殊非經久之圖亦合會計工費置立樁石堅築堤岸著實開淘務令内外深廣如一大小潮汐可通仍通計河岸步里分派各衛雜差軍丁自後但遇沙漲水淺隨時挑濬如有失誤并罪該管官員六曰教水習江操之設非但教閲弓矢兼使習涉風波考之古人水戰或招集善没操舟便利之人或以諳曉水勢人充軍額新江兵卒少得此北軍是以一遇出江便防墜溺今日操演宜以水習為先或馮河泛津或破風駕浪務使日習月

練精通若神如有未能則廣募吳越水工江濵舟子教習
然徒盡窮厥技此亦務之急者也雖然有其法尤在得
其人得其人又不可不重其任誠以得人而任之重則
申嚴號令信必賞罰無一撓沮而法可得行功可得立
若南贛地方盜賊嘯聚雖專設憲臣撫勦久無成功近
蒙加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之任聽以軍法從事不數月
間大奏克捷南京武備久弛江防尤重陛下宵旰之際
寧不軫念及此乎如蒙乞勑該部將臣所言六事詳議

可否採擇施行其見管操江都御史任鎰才識本庸精力亦憊況贓污大著公論難容乞即罷黜别選才望風力素著大臣一員查照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事理重加委任使之嚴飭操備修復舊規若江上緩急事宜俱聽節制或不用命及失事者俱以軍法從事如此則武備復振江防永固祖宗根本之地盛大之業保之於萬萬年遠矣臣備員南都三年于兹耳聞目擊不敢緘默干冐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之至正德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慎郊祀以保天命疏

臣惟人君天命之主郊祀者所以祈天永命之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慎諸此若書有肆類之文詩載生民之雅觀之固可槩見迨我皇祖垂訓特重天地之祀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又曰其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祀大哉皇言所以為萬世保有天命慮者深矣自是列聖相承率由無間我陛下臨御以來繼述有加神祇交格眷顧日隆有由然也若

往者聖駕廵幸宣大遲久未返天象變於上人情疑於下内外奸宄之徒不無乘機伺間於其間當是時天命若幾於不保者賴睿衷夙悟聖駕亟旋大祀之禮如期而舉由是神人上下胥歡胥慶稱聖稱明變者以消疑者以釋乘機伺間者自沮所以保命之道陛下蓋得之矣至近者駕出之時亦聞陛下嘗有不誤郊祀之言但今去省牲之期已迫大祀之行亦不過兩月而道路傳者皆曰駕方過河未即旋軫臣愚莫識聖意所在豈以

敵人方遁俘馘未獲將欲犁其庭耶嘗聞之不追其往不誘其來者先王防外患之法也況近日以來京師之間白晝禦貨者肆行昏夜掠財者屢警雖官校督捕莫之能止內外之治詎無重輕且聖駕日遠則章奏之請日難脫於一時偶有警急欲達不及欲行不可安危所關孰任其咎乃若餉饋遠輸必有不繼之憂士衆久役不無潰叛之患所在地方亦難免於傷殘之苦徵諸往事皆然其在今日恐尤不可以不之慮也伏乞陛下念

郊祀之届期知保命之攸繫申戒將士用戢干戈即日回鑾舉行大祀以慰神人之心以答中外之望仍乞自今伊始居中制外偃武修文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選任憲臣管理操江疏

臣切照南京見管操江都御史任鑑贓跡敗露累經糾劾近該刑部題准參差委科道官查勘完報尚未有期即今傳聞江西南昌府賊首吳十三等聚衆數多任劄

西山不時刦掠殘害地方官司卒莫能禁儻一日奔潰
來犯長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豈不深為可憂書曰有
備無患詩曰用戒不虞今日所以戒備之者亦惟嚴飭
江防而已彼任鑑平日既乏展施臨事詎足倚任且江
防久弛非才智過人者不足以修復地方多故非威望
素重者不足以鎮定之責之任實難其人如蒙乞勅廷
臣會議務於中外臣僚之中驗其平日才望並著可預
必其有成功者作急推選請命一人前來管理操江之

事其任鑑先行罷黜或令還籍聽候勘報至日定奪如此則任用得人江防有備意外之患無足虞矣正德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戒巡幸以安人心懲循默以服公議疏

臣竊以巡狩之典虞周以下史冊不載豈非時異勢殊行於古者不可行於今邪借曰可行我朝祖宗當先行之何以未之行邪夫先代既莫之行祖宗亦未之行則是斷斷乎不可行矣仰惟陛下臨御十有四年于兹前

此數年亦未之嘗行迨今一二年間乃徧歷邊關越歲始返豈惟護從人馬坐耗芻糧驚駭地方內而朝廷大政大事中間廢缺者不知凡幾所恃祖宗德澤之深厚法度之詳密人心不離天命方永然姦宄無知之徒潛窺而側睨者不可謂無其人也是故每歲孟春合祀天地此前古之曠典我朝之盛制所以報本反始祈天永命之要道臣伏見郊期已過聖駕未還竊恐姦人乘機生變無任憂惶未幾得聞南郊禮成陞殿受賀又咼勝

踴躍豈惟臣雖田夫野父兒童走卒亦莫不鼓舞懽呼喜見太平一二日間忽又得聞有旨欲不時巡狩臣則又不覺駭愕失措因考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遊樂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十有二年乃一行之又皆止於四岳未嘗徧歷多方蓋雖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不時巡狩亦非虞周之制也且臣竊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夫在古無虞之時且然況今日邪誠以今之

可虞殆未可以一二數而其大者則國喪未終皇儲未建清寧二宫無慮百萬之費而營建方興京通二倉不滿再歲之儲而冗耗日甚南北直隸皆京輔之地旱潦頻仍人民或至相食山陝諸鎮乃四夷之防敵人深入郡邑每為侵擾江西之南贛雖平而西山之盜復聚兩廣之府江雖捷而後山之賊尤多至於閩浙川湖等省非兵則荒加以賦斂日繁公私上下坐困此正今日君臣交儆脩之廟堂銷患未形之秋而何以巡幸為哉即

今道路傳聞人情洶洶若無以存如果不時巡狩竊恐聖蹕所駐千乘萬騎糗糧芻藁無所取給人民必至離散官司必至逃避其有不釀成大患者幾希雖然陛下守成致治閭閻疾苦宜有未知彼内閣大臣皆師保之任輔導之職有股肱心膂之寄者其與陛下義同休戚使當去年傳旨草勅之時有如李沆楊億之不奉詔開陳事理再三泣諫如有未納寧繼以死則聖心必為感悟已無前日之行安有今日之旨夫何二三元老不聞

力爭或姑為涕泣卒於草勑以果陛下之行或稱疾杜門若不與聞聊免一時之議不知古者師相之道果如是哉以是羣議紛紛所不能免伏乞陛下上念宗社下為生民巡幸之事斷然戒絕內閣大臣特加切責其間公議尤不服者仍賜策免以為循默之戒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之至正德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公選任以杜覔緣疏

臣仰惟祖宗之制凡兩京衙門堂上官吏部具缺奏請每缺一員會推二人奏請簡用如巡撫都御史在内地者會户部在邊方者會兵部其與唐虞命官疇咨僉諧然後用之之意同一揆也由是選任以公肎緣以杜地方得人保障攸賴良法美意蔑以加矣夫何近者一二地方如順天宣府各缺巡撫都御史當其未推之先外議紛紛已皆曰宣府都御史劉達欲轉順天又曰起復都御史甯杲欲得宣府及後一推再推二人果皆如願

外議果皆不誣正謂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夤緣之跡彰然著明是豈不為朝廷至公之累哉臣謹按某某天性姦邪履行兇暴始為御史背公阿黨營陞美官繼任巡撫殺人黷貨甚於流賊迄今河間保定之民或子銜父寃或妻稱夫屈咸欲食某之肉恨不覩杲之面宋儒有言惡人放而不遠顧彼所置之地其民何罪夫以放之且不可近況可復用之耶劉達人品素低才識最下當初抵宣府之日一籌莫之能展惟判押成案酣醉終

日與管糧郎中李志學號為劉伶李白其後一二年來
聖駕親臨敵人退遯地方雖則稍寧軍民實皆坐困方
且以修築邊墻墩臺嘵嘵自陳求賞宋臣所謂勞效纖
微自矜無愧者正其人也則其無他顯功可知然已歴
職受賞復敢擇便以求安耶且順天京輔之地宣府鎖
鑰之門比之他處地方厥責尤重選任賢良尚懼弗勝
顧以此輩膺之其能免於負乘致寇或亦難矣又何保
障之足賴哉況夤緣之路一開則無恥之徒競進士習

之壞風俗之汙皆自茲始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臣所聞二臣貪緣已非虛語然在左右或在廷臣則未可知伏乞聖明留意通加戒飭今後選任之際內外務秉至公如果始推得人即賜簡用免令再推以致煩勞聖慮其該部果知其人可用亦合執奏不當輙為依違以自失其職守若甯杲劉達量其情罪重輕或行罷黜或容自陳以為貪緣無恥之戒天下幸甚正德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孫毅菴奏議卷上